

李碧华小说九七前的焦虑书写

林淑钢、蔡晓玲

摘要: 1983年7月12日, 中英对香港政权移交交接事宜持续一年谈判。纵有邓小平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的承诺, 但前有西藏自治区多次遭到干涉之鉴, 八九年民运等事件, 引发香港社会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移民浪潮。九七过渡期催生香港独特身份认同, 同时也刺激香港作家大量创作涉及地域、身份与文化书写。活跃于70年代的香港作家李碧华, 透过大量改写经典小说、书写死亡和鬼魅等方式, 积极探讨大陆与香港当代政治、经济利益、社会文化等矛盾。她的悲剧创作延续鲁迅的故事新编的创作手法、融会针砭时弊的风格, 改写出《青蛇》《霸王别姬》《黄色娘子军》等更符合时代意义的作品。有鉴于此, 本文将通过文史互证比较法去分析李碧华九七前小说的创作风格, 探讨九七回归前香港人民的焦虑意识。

关键词: 李碧华; 小说; 香港; 九七回归; 焦虑书写

作者: 林淑钢,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香港当代文学。邮箱: limsokyin0428@gmail.com; 蔡晓玲,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华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邮箱: emilysawling@gmail.com

Title: The Pre-1997 "Anxiety-filled" Writing in Li Bihua's Novels

Abstract: On July 12, 198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inalized a year-long negotiation regarding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Despite Deng Xiaoping's promis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vents such as the interference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had instilled significant anxiety in Hong Kong, triggering a wave of

emigration. The impending handover fostered a unique sense of identity among Hong Kong residents and influenced local writers to produce works that explored themes of reg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nuances. Prominent among these was Li Bihua, an active Hong Kong writer in the 1970s, who extensively reinterpreted classic novels using themes of death and the supernatural to delve in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in both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Her tragic narratives, reminiscent of Lu Xun's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and incorporating satire, resulted in reimagined works such as *Green Snake*, *Farewell My Concubine*, and *The Yellow Woman's Army*, aligning more closely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is study employs a method of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o examine the stylistic elements in Li Bihua's pre-1997 novels, aiming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anxieties of the Hong Kong populace prior to the 1997 handover.

Keywords: Li Bihua; novels; Hong Kong; 1997 handover; anxiety writing

Authors: Lim Sok Yin, Master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literature. Email: limsokyin0428@gmail.com; Chai Siaw Ling, Senior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emilysiauling@gmail.com.

一、前言

香港九七的主权移交，对香港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且深远影响。即使邓小平承诺一国两制的体制五十年不变，但回顾中国历史，诸如西藏自治区多次遭到干涉，无不刺激着香港人焦虑情绪。根据黄国钜在《从悲剧看香港的命运》提到：

中英谈判初期，港英政府底下的华人精英邓莲茹、钟士元等人会见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表示对中共一国两制的承诺没有信心。他们举西藏的例子，

当初中共也答应入藏十七条，后来也是变了。¹

在这个基础上，本文主要参考大陆解放后的近代生活方式，以及对比大陆社会主义和香港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经济体系。特别是香港在 60 年代末已经经济腾飞，反观大陆经济尚未开放，还频繁出现饥荒、政治斗争等问题，导致香港人民担心自身的利益可能会受损或出现倒退。根据《焦虑症与恐惧症手册》提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秩序出现极大的变化也是导致人们容易焦虑的因素：

文化价值模糊了也是焦虑因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有一致的、被外部如社会和种族任何的价值观，由此使人们在生活中产生空虚感，进而难以在生活中找到平衡感或稳定感。²

1983 年 7 月 12 日中英对九七香港主权和交接事宜进行持续一年的谈判。在面对随时可能被收窄的自由、突变的政权、身份转移与未知的社会发展，港民进而显露担忧、无奈、绝望等消极情绪。李碧华在隔年出版了以女鬼为创作主体的《胭脂扣》，后来更在九七回归前出版了许多讨论香港与九七的鬼魅题材小说，她以灰暗、冷冽的笔锋去刻画港民颓丧无助与焦虑的情绪。

李碧华大胆取材中国经典小说如《白蛇传》、《金瓶梅》，重新赋予人物新剧本但却又指向“命运不可违”的悲剧。此外，李碧华也经常以聊斋式书写当代香港和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小说中天马行空的鬼怪、拟人化的创作旨在揭露、暗喻或讽刺政治局、揭露香港现状等。小说更巧妙地结合史料，反映香港百姓焦虑的原因和理由。有鉴于此，本文主要运用文史互证比较法，探讨李碧华九七前改写经典小说的时代意义、鬼魅和死亡结合史料和纪实书写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针对小说和历史事迹进行相互验证和交叉参考，分析香港人民九七前的焦虑成因。

1 黄国钜：《从悲剧看香港的命运》，思想编辑委员会编：《香港：本土与左右》，台北：联经出版，2014 年，第 170 页。

2 邹枝玲、程黎（译）：《焦虑症与恐惧手册》，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8 页。

二、故事新编的时代意义

李碧华故事新编的创作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仿效了神话，以及致敬传说二次创作鼻祖——鲁迅的《故事新编》。虽然鲁迅在序言称这部作品并非他的满意之作：“油滑是作品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³行文中批判传统礼教、固步自封的寓意被后世作者们广为模仿。比如在《补天》中，女娲辛苦造人，却换来人类以当代“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⁴礼义廉耻的道德思想去绑架女娲的裸体行为。

这类带有批判意识的创作，在李碧华的小说改编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她通过中国古代经典的改写，嘲讽当权者总是一面推崇仁义道德，一面干着吃人的思想。比如在《青蛇》中，李碧华揭示了法海的道貌岸然，满口佛法逼迫许仙遁入空门：

法海悠悠道曰：“上山、入寺、青盘、红鱼、清风、明月。我与你，内守悠闲，躲脱尘嚣，于深山密林之中，得享一片空寂。”

“不，”许仙急了，“不不不！师父，请放我回去吧。我与佛无缘。”⁵

法海虽有深厚佛法修行，一心斩妖除魔。然而，在面对青蛇诱惑时始终自命不凡拒绝承认拥有世俗情欲。经李碧华改写后，法海更像是刻意拆散有情人、刻意“勾引”⁶，许仙从而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种以消除社会弊端为借口的做法，实际上设计思想改造是当权者的一种洗脑手段。与此同时，故事经过改编后并未结束于白蛇被压在雷峰塔下，反而穿插了红卫兵闹革命的历史，最后误放白蛇：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1-342页。

4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41-342页。

5 李碧华：《青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6 李碧华：《青蛇》，第103页。

明天他们又不知要去破坏哪座塔，哪座寺庙，哪座古迹了。反正这是他们的功课。也许每一座被砸烂的文物底下，也镇了一个痴情的妖！感谢文化大革命！革命行动是理性的化身，打破世界的常规秩序，叫受镇压的，得到超生。⁷

她深刻地描写了革命时期年轻人的批斗意志，在掠杀的同时也为释放白蛇作出贡献。艾晓明称，“李碧华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整个叙述带上亦庄亦谐的风格。”⁸李碧华以诙谐幽默的语气和夸张荒谬的方式，以旁观者的港人身份检视中国历史，并提及盲目革命并未帮助社会取得进步。如在《黄色娘子军》中，她描写了一群盲目革命没有思想的农民妇女沦为男人玩物却不以为意。

此外，在李碧华在故事新编中也加入了新移民涌进香港的现象，如《霸王别姬》的段小楼和《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的单玉莲在大陆经历劳改后寻机到香港定居。尽管经常遇到警察搜证或遭人唾弃，也不影响他们用着新移民身份占有香港资源、享受自由生活，反映了大陆居民对香港作为高度发展城市的心驰神往：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公共援助，又把着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⁹

哟，是无线。哟，是亚视。哟，是英文台……轻微不可闻的科幻。¹⁰

然而，这些成功偷渡到香港的个体通常缺乏教育背景，除了当

7 李碧华：《青蛇》，第127-129页。

8 艾晓明：《戏弄古今：谈李碧华的〈青蛇〉、〈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和〈霸王别姬〉》，黄维梁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1999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香港大学中亚书院，2000年，第576页。

9 李碧华：《霸王别姬》，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

10 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收录于李碧华：《胭脂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60页。

苦力之外，也可能从事非法活动，引发更多社会问题。加上蜂拥而至的外来者挤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跟本地人争夺工作机会和居住场所，也是本地人所担忧的。

于此，李碧华还探讨了新移民和香港人在港的心态差别。虽然香港人也是早期广东过来的难民，但经历了英殖民时期、战争，早已视香港为落地生根的地方。相比之下，新移民来到香港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并没有对香港产生归属感。比如，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单玉莲在香港享受豪宅、专属司机接送和纸醉金迷的生活后，仍旧产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香港？”¹¹的疑问。段小楼在香港定居后仍旧明确地对程蝶衣说出自己不喜欢香港，也对香港的未来完全无感：

香港人至为关心的，是在一九九七年之后，会剩余多少的“自由”。小楼无心恋战，他实在也活不到那一天。什么家国恨？儿女情？不，最懊恼的，是找他看屋的主人，要收回楼宇自住了，不久，他便无立锥之地。¹²

对于单玉莲和段小楼而言，香港只是一个落脚之处，仍旧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1972年4月，香港提供身份证给非香港本土出生的新移民永久居民证件。其证件以颜色甄别“外来者”和“香港人”的身份，这也让本土居民对香港产生更深厚的本土意识。因此，本土人便对于目前仍是绿印、但只要住满七年未来就享有黑色印章证件的永久居民，认为这些人的到来是在抢夺资源：

由于香港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而大陆则仍旧“一穷二白、贫瘠交迫”，拥有居留证即等同可以分享经济成果，故黑印居民变成了“本土、先进、富裕”的象征，身份优越，二绿印居民则隐含“新来者”，有“外地、土气、贫穷”的意味，身份、地位较低。¹³

11 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胭脂扣》，第207页。

12 李碧华：《霸王别姬》，第224页。

13 郑宏泰、黄绍伦：《身份认同与政府角色：香港的例子》，香港中文大学

身份的差别、对香港的归宿和期待，影响了本土人和外来者的行为思维。李碧华通过故事新编，衔接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联系，也反复探讨香港人和新移民对香港的心态——本土人视香港为“家”；新移民则视香港为“避难所”。

总括而言，李碧华的故事新编延续了鲁迅针砭时弊的创作风格。在作品中反对当权者扼杀人民的思想，使人麻木而失去自主思维。另外，她在小说中也多次探讨新移民在港如无业、或卖淫，可能衍生的社会问题。最后，她对比香港人和外来者对待香港的心态，描写了外来者只为赚钱和共享资源，并非对这片土地有感情。

三、鬼魅书写与死亡意象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志怪小说的鬼魅书写除了是传播宗教的主要载体之外，也是探讨时代思想特点的直接方式。再加上香港“承接华夏志怪述异之余绪，兼及英国诡奇故事之流风，正是中西鬼事之乡，”¹⁴ 身为香港本土作家的李碧华在小说中也因文化熏陶自然流淌了许多鬼魅元素，包括鬼魅电影小说《离奇》、七卷怪谈精选集和疫情期间出版的五本乱世小说来“杀出阴司路”¹⁵。

虽然大部分的单篇鬼魅小说创作年份已经无法精确考证，有的探讨九七内容的鬼魅小说更在九七后才结集出版。这种创作动机足以证明九七对香港的特殊性，以至于在作品中值得一再被提起。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中认为，鬼魅创作即是招魂：

就字源学考证而言，“鬼”在远古与“归”字可以互训，是故尔雅有言：“鬼之为言归也。”鬼魅不断回到（或未曾离开）人间，因为不能忘情人间的喜怒哀乐。这一梦魇式的漫游回归，引发一种诡秘（uncanny）的征候。¹⁶

编：《二十一世纪评论》，2005年12月第92期，第8页。

14 陈云：《香港大灵异》（二集），香港：花千树出版，2013年，第1页。

15 李碧华：《离奇》，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第9页。

16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第234-236页。

王德威以韩少功的《归去来》和朱天心《古都》为例，作品中虽然并没有出现鬼魂，但所营造出如真似幻，让主人公陷入感知混乱而形成鬼影幢幢的“鬼气”¹⁷。而李碧华也在小说中极力营造出这种让人感到紧张的“鬼气”的风格，打造一种虽无鬼但依然可怖、压迫的氛围，比如在《饺子》中艾青青首次探访月媚阁的私房菜饺子馆：

四下杂乱，但堆满一些时尚杂志八卦周刊，全是最新期数，这儿追得上潮流，待客之道又下本钱。不过“满天神佛”，既拜关公观音，又奉吕祖佛陀，还有一休小和尚。怪怪的。

“督——督——督——督——”厨房传出一阵剁菜剁肉声。¹⁸

李碧华以装潢门面描述了月媚阁正面且充满正气的地盘，然而就在这佛光普照的地盘，却干着吃婴胎饺子的生意，形成了强烈的正邪对比。艾青青企图用极端的婴尸回春法，小说映射香港人企图留住时间，希望九七永远不来。与此同时，小说中最具“鬼气”的媚姨透过一连串的举动让读者感受到她生人勿进的诡异感。她特别喜欢在客人吃饺子时以一首壮烈的革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作为余兴节目：

“洪湖水，浪呀嘛浪打浪，
洪湖岸边是家乡……”

唱着唱着，黄月媚忘了自己身处何方，何年何月何人，她只记得，那些最青春靓丽的日子，又回来了。在她举手投足载歌载舞之间，幽灵一般，回来了……¹⁹

原是堕胎医师的黄月媚因身份遭到未婚夫的抛弃，悲痛之余辗转来到香港靠售卖婴尸饺子获得香港身份证。她就像是幽灵一样游

17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第 236 页。

18 李碧华：《饺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年，第 126 页。

19 李碧华：《饺子》，第 129 页。

离在生死边缘，展现与生死纠葛的邪祟阴气，让人感受到没来由的恐怖和压迫感。

除了无形的“诡异”，李碧华的鬼魅小说更有丰富的有形形态。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鬼魂角色便是《胭脂扣》的如花。“作为鬼魂的如花虽然只是一个沟通古今、虚实、生死的线索性人物，却因其背后所承载的深刻文化内涵和现实政治隐喻。”²⁰ 她所代表的是见证了英殖民时代的旧人，因等不到来地府报到的情人十二少而重返人间。她的灵魂不断游走在物是人非的场景，企图以走场的方式向代表新时代的袁永定展示香港的旧面貌。这种以灵魂重构历史的书写，不仅仅在缅怀旧香港，同时也在感叹着时间不可逆，体现香港人的精神无所依归而产生的焦虑和无奈。此外，李碧华小说中还塑造了其他具有形态的鬼魅，其中包括：

《未经预约》：

“（何慧欣）才刚刚开始工作，连男朋友也未有。”
甚至没有“明天”。²¹

《新租客、旧租客》：

她（陈少玲）仍是一个勤奋的地产经纪，她仍把客人带上去看楼——客人都已经离开人世，但恋念故居，非要上来一住。

他/她们的“租约”已满，但心有不甘，或心有挂碍。²²

《树王》：

“那你知道香港第一间舞厅唤什么？”容伯睨向他。

“难道你上过去？”失业三年的大飞抢着问。

“别管。”容伯微笑：“‘银月舞院’开设于大道中路祐行楼上，老板姓叶，是华侨。”²³

20 韩宇瑄：《论李碧华小说的鬼魅书写及其文化源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43页。

21 李碧华：《未经预约》，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第7页。

22 李碧华：《新租客、旧租客》，收录于李碧华：《冷月夜》，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第223-224页。

23 李碧华：《树王》，收录于李碧华：《枕妖》，香港：天地图书，2008年，第162页。

这些形态各异的鬼魂都是李碧华小说中的创作主体。李碧华强调了鬼魂与时空之间的关联，仿佛拥有无尽的时间和穿梭的自由，尽力复述往昔或抒发失落。李碧华通过鬼魂的叙事来寄托“生于香港、死于香港”的深厚眷恋，也呈现了香港人所能共情的集体回忆。然而，这些依恋人世、未了俗缘的鬼魂，也将随着99年租约的到期，面临历史的断层。透过鬼魂之口，她指出九七的到来让香港人民对于未来充满焦虑。比如《树王》中李碧华拟人化两百岁树龄的容伯回忆了殖民政府的自由文化，并在言辞中因自己见过的世面比其他树来得多而深感自豪。然而，结尾树王最后却以死亡苍凉收场，似在感慨香港所有的回忆即将消散。

在《离奇》一书的序《中国鬼片十大润滑剂》中，收录了李碧华与制片人提到中国对于灵异或迷信题材很是禁忌的事。李碧华提到自己大胆描写鬼魂不光是因为这是商业最受欢迎的题材，也是一种挑战当代中国的禁忌的傲骨表现：

有一回我笑道：“1949年建国后中国没有鬼？那么我写1948年的鬼总可以吧？”

“不行！”制片人马上回应：“1947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中央已定1921年7月1日为建党日。”

“哦，那么写1920年的鬼没问题吧？清末民初也有不少冤魂呀。”

“你别闹了，什么年代的鬼也不行！”²⁴

《孔子·先进第十一》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²⁵。被否定的迷信和鬼怪题材，却给了李碧华笔下亡魂尽言所不能之事。比如在《赃物》中讲述被鬼缠身的精神失常失业汉关富强的故事。他住在香港极具特色的棺材房，面对着不断加价的日常用品，以至于最后仰赖偷骨灰变现过活。小说中不断重复香港地窄人稠，强调人鬼殊途同归的状态：

24 李碧华：《离奇》，第6页。

25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49页。

生为一个位，死也为一个位。

他们基本上“有位”！

前面是什么？这一刻没想过，虽然很快乐，但“前途茫然”，有一点惆怅……人和鬼，都在找一个归宿。²⁶

在李碧华在小说借亡灵之口强化香港土地问题，谩骂世界不公平导致人们生活颠沛流离，即使是做鬼也必须如同生前一样苟延残喘。在这个金钱利益至上的地方，背后承载着外来者太多、机会不平等的寓意。她并未将社会问题以人的形象直接控诉社会，而是通过虚构的、神秘的故事情节，让读者在不自觉中开始合理化小说中虚构的元素。薛慧娜在其硕士论文《论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鬼话”叙事》中点名李碧华的鬼魅小说的独特之处：

港台文学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完形鬼话，完形鬼话的突出特点是不仅作家本人充分浸入鬼话，而且有意识的让作品完全占领读者和观者的意识，让鬼话彻底显现。²⁷

这些鬼话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连结香港都市的社会现象与经验，通过鬼怪之口将不满一并倾出。她将镜头锁定在香港空间，探究在漫长的香港历史之中人心和鬼魅并没有太大差别，有时候人的行为比鬼来得更可怕。比如在《面膜妖》里讲述了一个贪图免费赠品而烂脸的女子，为了能够治好自己的烂脸，她只能不断地寻找下一个冤大头转移自己的伤痛。

与此同时，李碧华在小说中毫不避讳地书写死亡。在她的小说中界定九七就是香港的大限，而在这个有限的日子里，她的作品中展现了哲学家马丁·海格尔对死亡的态度：“把死存在标识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汲汲求取一种可能事物，亦即为其实现而操劳”²⁸这种向死而生的心态，是将死亡当成是日常会发生的一种可能性，从而让生命变得有意义。

26 李碧华：《离奇》，第42-43页。

27 薛慧娜：《论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鬼话”叙事》，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0年，第5页。

28 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24页。

《喜材》中就讲述了一个老教师米永祥买好棺材等待自己死亡，却一直死不去。于是，他频频借棺材给其他亡者，作为交换村长答应能为他免费加厚棺木。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大火却将原本加厚的部分全部烧毁，留下最原始的棺材厚度。从这件事他领悟到，在剩余的大限里应该好好过日子，并非毫无意义地干等死亡降临：

“‘知足’原来也是一种福气。”²⁹

在《生死桥》中，李碧华在开篇便给三位主角定下了他们的结局——“生不如死，死不如生，先死后生”³⁰。在命运的摆布下，三位主角一步步走进了李碧华所设定的圈套里，蕴含着九七历史发展也如同因缘已定，只得乖乖就范。

李碧华的鬼魅和死亡叙事中，无不将悲剧的矛头指向即将到来的大限。她笔下的鬼魂表现对现实的眷恋和不舍，感叹时间不等人物的话语。然而不管怎样，李碧华的小说中明显看出不管是亡魂还是活人的命运都是本同末离，逃不出已经注定的命运。因此，她提出知足、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或许是缓解眼下焦虑的最佳办法。

四、史料与纪实

在《中华秩序》里面提到：“历史持续而永恒地记录、批判、奖惩人们的行为，解释过去，并赋予生命永恒意义。”³¹李碧华大部分小说依附现实、记载清晰的历史脉络来进行创作，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图使得读者对作品有更深沉的代入感。虽然其中仍旧有夸张、荒谬怪诞的部分，但细致的逻辑和情理会让读者有所联想、深思。

首先，她在小说中经常纪实地书写香港，就像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怀旧与悼念即将面目全非的地方。不过，她笔下的香港并不总是完美的，对曾经发生过的六七暴动“土制菠萝”³²和香港人情冷暖

29 李碧华：《喜材》，香港：天地图书，2012年，第38页。

30 李碧华：《生死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31 王飞凌：《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9年，第45页。

32 李碧华：《寻找蛋挞——吃蛋挞的女人》，《饺子》，第63页。

“即使喊救命，也少管闲事充耳不闻”³³毫不避讳地将香港缺点袒露在读者面前。黄美瑟在其论文《李碧华小说之艺术研究》中认为：

李碧华的高明之处在于从“历史的断裂、失意处”入手，采用古今融合时空穿梭之法，借助于读者熟悉的传奇故事模式，以现代都市的沈是眼光作反观的意象，造成失熟悉与陌生的张力。³⁴

这样的创作让读者较易抽离现实，从她所描写的历史中获得启发。然而，李碧华书写的小说历史牵涉并不局限于香港本土，以虚实结合的方式自由穿梭于中国当代历史的不同事件。

李碧华专门出版了记录天安门事件小说——《天安门旧魄新魂》，以第一视角代入学运份子的角色。在小说中，她书写天安门事件学生们的示威，然而政府却以暴乱之名将学生一网打尽。小说中从原本以为军方是友“解放军也真好，明白了，也保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³⁵到最后成为解放军屠杀的亡魂而发出：“我们不要回中国。”³⁶的悲鸣。

李碧华在小说中附录天安门事件民众流血受伤的照片以示证据，也揭露政府事后极力想挽回形象：“解放军形象一落千丈，利用空闲去骑马、企图改善、减轻市民恨意。”³⁷以及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全面崩塌的检举文化：“他们（亲戚）检举了‘反革命分子’才可避却株连。他们若不举报，邻居也会举报。”³⁸李碧华在小说中书写天安门，这是因为80年代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人权自由和形象曾引起国际高度关注，而天安门事件距离香港九七不到十年，大陆爆发的大事纪和动态也使香港人民成为惊弓之鸟。

33 李碧华：《黑伞》，《喜材》，第230页。

34 黄美瑟：《李碧华小说之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华大学，2015年，第42页。

35 李碧华：《天安门旧魄新魂》，香港：天地图书，1991年，第68页。

36 李碧华：《天安门旧魄新魂》，第146页。

37 李碧华：《天安门旧魄新魂》，第160页。

38 李碧华：《天安门旧魄新魂》，第104页。

大陆的封闭和香港的开放形象，在九七前形成鲜明的对比。李碧华的《青蛇》、《霸王别姬》、《饺子》、《垃圾堆中的红袍》、《黑天鹅孽恋》中都提到改革失败、文革吃人的恐怖，这无疑反映了港人的忧虑。《胭脂扣》中，她有意安排死了 50 年的如花回到香港会会袁永定。一人一鬼交谈，不管是经历和时间的维度都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区别和代沟：

“我在哪里？”她几乎要哭出声来，“这真是石塘咀吗？”

她开始认路：

“水坑呢？我附近的大寨呢？怎么不见了欢得、咏乐？还有，富丽堂皇的金陵酒家、广州酒家呢？……连陶园打八音的锣鼓乐声也听不到了——”她就像歧路亡羊。³⁹

如花因周围的建筑早已物是人非感到诧异，然而两人的代沟不仅仅是建筑的变化，而且还有生活，比如教育的推行：

“什么是会考？”

“那是一群读了五年中学的年青人，一齐考一个试，以纸笔作战争取佳绩。”

“不会考可以吗？”⁴⁰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袁永定和如花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个体。虽然他们经历过英殖香港时期，但五十年变化太多使他们陷入文化差异的尴尬之中。就像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强调真历史的现代性和实用性即是当代史：

当我所处的历史的文化发展向我提出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某种阿提卡活动习惯的问题时，那个问题跟我的生活的关系……跟我的关系是一样的。我用同

39 李碧华：《胭脂扣》，《胭脂扣》，第 18 页。

40 李碧华：《胭脂扣》，《胭脂扣》，第 14-15 页。

样的焦虑去考察它，我同样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决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生活对我就是当前的。⁴¹

于是，李碧华在小说中构建对香港社会未来的想象。其中，她对“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有这样的诠释：

“让我们虚伪地欺骗自己吧，大家供应甜言蜜语，故意看不见危机，五十年不变。”

“你知道什么是五十年不变？”

“我猜，”牡丹侧起了头：“——十年内尽量的变，变到差不多了，接着下来的五十年就不变了。”⁴²

李碧华借香港画家和洛阳牡丹的对话，讨论彼此的遭遇、殊途同归的焦虑感。“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在他们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似也透露出作者李碧华对此的想法。

五、结论

李碧华小说中的九七焦虑书写，主要以中国政治和当代社会来对比香港的状况。在故事新编中，她赋予经典小说人物新的意义来检视中国历史，也探讨了新移民在港的问题与留港心态。从她笔下所塑造的人物来看，角色大多数情侣皆爱而不得、悲欢离合、死亡收场，充斥着浓浓无力的惆怅感，深刻展现了香港人在九七前的焦虑。然而，李碧华的死亡叙事也塑造出万物皆与生死的宿命论，把九七设为大限才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尽情享受最大的欢愉。

此外，李碧华在创作中也大量引用史料作为创作材料，揭露政治与社会问题，凸显了她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李碧华小说在描写历史时并没有据理力争，更多的是将虚幻与现实融为一体。这种真假参半的创作方式也让读者能自由联想或思考，可谓还历史一个多面诠释的可能。

41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页。

42 李碧华：《洛阳牡丹》，收录于李碧华：《幽寂夜》，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第100页。

参考文献

1. 艾晓明：《戏弄古今：谈李碧华的〈青蛇〉、〈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和〈霸王别姬〉》，黄维梁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1999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香港大学中亚书院，2000年。
2. 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3. 陈云：《香港大灵异》（二集），香港：花千树出版，2013年。
4. 韩宇瑄：《论李碧华小说的鬼魅书写及其文化源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 黄国钜：《从悲剧看香港的命运》，思想编辑委员会编：《香港：本土与左右》，台北：联经出版，2014年。
6. 黄美瑟：《李碧华小说之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华大学，2015年。
7.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8. 李碧华：《天安门旧魄新魂》，香港：天地图书，1991年。
9. 李碧华：《枕妖》，香港：天地图书，2008年。
10. 李碧华：《未经预约》，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
11. 李碧华：《冷月夜》，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
12. 李碧华：《幽寂夜》，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
13. 李碧华：《喜材》，香港：天地图书，2012年。
14. 李碧华：《青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15. 李碧华：《霸王别姬》，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16. 李碧华：《胭脂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17. 李碧华：《离奇》，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
18. 李碧华：《饺子》，香港：新星出版社，2013年。
19. 李碧华：《生死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20. 李碧华：《饺子》，香港：新星出版社，2013年。
21.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2.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3.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
24. 王飞凌：《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9年。
25. 薛慧娜：《论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鬼话”叙事》，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0年。

26. 郑宏泰、黄绍伦：《身份认同与政府角色：香港的例子》，香港中文大学编：《二十一世纪评论》，2005年12月第92期。
27. 邹枝玲、程黎（译）：《焦虑症与恐惧手册》，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